

名家
手笔

分家

曾高飞

分家在农村很普遍。

儿子大了，翅膀硬了，媳妇进门来，分家的念头就在老小两对夫妻心里蠢蠢欲动了。

为父母，希望通过分家，让小两口早点自强自立，勤俭持家，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，也给弟妹们树一个好榜样，让全家看到奔头。

没分家，心理上就是长不大，对父母总有一种依赖。

为人子女，希望通过分家，给父母减轻压力和负担，有更多精力培育年幼的弟妹；当然也有把家庭看作包袱的，希望自立门户后，凭借自己年富力强，早点勤劳致富奔小康。

分家是新婚夫妻成家立业的里程碑。分了家，才标志着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自己的家；分了家，才真正懂得持家顾家，当家作主，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每一分钱都挣得不容易，买东西时才会与人讨价还价；富也好，贫亦罢，分了家就都与父母无关，与自己息息相关了。

分家有和和气气分的，也有吵吵闹闹分的。

无论是和气，还是吵闹，分家无一例外都要请长辈来主持大事，一是证明和协调财产归属，二是在争执不下时，做出令人信服的仲裁。

请来主持分家大事的人一般男性，极少有女性，但不是没有女性。这种女性，一般都有很高威望和社会地位，会判断，有方法，有魄力，能说会道，比男人还强，比如我母亲，亲戚分家，是非请她去不可的。

主事一般是三人，父母叫一个，儿子叫一个，媳妇娘家来一个，有时候是两个。如果父母与新婚夫妇关系好，对财产分配不会产生歧见，不需要由仲裁人来协调表决。

无论是三个还是两个，来自新媳妇娘家的占一个名额是少不了的。

新娘娘家对分家很重视，生怕新婚夫妇吃亏，女儿嫁过去受苦。来主事的三人一般是父母的兄弟姐(夫)妹(夫)，新娘子的叔伯和舅父。主事的虽然是三个人，但来的往往是三家人，分家时由父母做东，好酒好菜地招待。

和和气气地分家，先由父母和新婚夫妻协商，再选一个黄道吉日，把分家了，把散伙饭吃了。

吵吵闹闹地分家的，原因都是由于婆媳意见不一，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撕破脸皮，婆婆大骂出口，小媳妇一气之下，回了娘家，倾诉委屈。几天后，新郎前去迎接，娘家就以分家单独过为条件，不答应分家，新娘就不松口回去。新郎只得答应，回家向父母提出分家，甚至不惜吵闹。这种情况下分家，择日就如撞日，在新娘子回家三五天后就快刀斩乱麻，把家给分了。

分家主要是分财产。财产有房子、稻谷、家具、钱、土地、果树等，甚至小到锅碗瓢盆。

分家前几天，小夫妻就在被窝里算开了，生怕有什么财产没有想到，没放到财产分配清单里面来。分家是一锤定音的，如果有什么没想到，事后就不好意思向父母要了。

男人对家里情况熟悉，一般都是男人说，女人补充。女人找出一张小纸片，一支铅笔，躺在床上，男人说一项，女人记一项。如果说漏了什么，而女人心里明白，那男人就惨了。女人有的办法让

作者简介



曾高飞，1974年生，湖南祁东人，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。北京大学客座教授、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、财经作家，共发表文学和财经作品4000多篇，出版各种书籍十多本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感情通缉令》、长篇小说《欲望红唇》、财经专著《产经风云》、《决胜话语权》等。

农村有很多弟妹读大学，都是分了家的哥哥嫂嫂来承担的。

澧兰

东坡居士的由来

夏爱华

苏轼，号东坡，四川眉山人，是我国北宋的大文豪，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那纵横奔放的文章，飘逸豪放的诗句，以及与黄庭坚齐名的书法，至今被国内外人民所敬仰。他不仅对诗文书法造诣极深，而且对烹饪技艺也颇有研究，善于把饮食与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，形成一道独特的美食文化风景线，是位造诣颇深的美食家。

北宋元丰三年二月，苏轼因乌台诗案，贬去黄州，官府安排他的第一个落脚点，就是城南的定惠院。居住寺院，虽然不是很理想的处所，但对初来乍到，惊魂未定，政治上遭受极大打击的苏轼来说，无疑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。

因为靠着微薄的俸禄，实在无法养活家人。于是他便在黄州城外的东坡上开荒种地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自此，人们便称他为苏东

坡。如果说，故乡眉山生养了他，那么，磨砺与成就他的却是黄州。就连他的自号“东坡”，也与黄州东郊黄土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致使“东坡”闻名中外，流芳千古。

即使生活艰难，苏东坡也抱着极为乐观的心态，继续着他的美食人生。他在《初到黄州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。”这哪里能看出丝毫被贬的悲哀，却分明是一副赏美景、尝美食的好心情。

黄州是苏东坡一生的重大转折点，由此他的诗词更为豪迈，心情更为洒脱，思想达到了顿悟的境界。生活是清苦的，但美食使生活充满了乐趣。

黄州的猪肉非常便宜，苏东坡买来猪肉，用慢火清炖，然后加入酱油等调料，做出的肉美味无比。为此他还专门写了《猪肉赋》：黄

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。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净洗铛，少着水，柴头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，火候足时他自美。早晨起来打两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黄州的猪肉，价钱便宜，富人不愿吃，觉得这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普通百姓觉得太平常，不屑于煮来吃。但这东西在苏东坡眼里，那绝对是美味佳肴。放点葱姜，加点酱油，小火慢炖，鲜香酥烂，诱人食欲。

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位乐观、豁达的人，把看似平常的黄州的猪肉，不仅拿来红烧，同时还推崇和竹笋一起炖，更是创举。在一次美食派对上，苏东坡信手写下了一首打油诗：“无竹令人俗，无肉使人瘦，不俗又不瘦，竹笋炖猪肉。”

东坡居士虽然仕途不顺，一路走低。但快乐不减，尽享美食，豪放而诗意。



晨光鹭影 苗青 摄

风雨雷电 (组诗)

雪梵

风
风来
胀满了窗
屋里的柜门
也悉悉作响

窗外 空中似有冗大的帐篷
风在其间左冲右突
碰撞着 撕裂着
嘭！嘭！嘭！
大雨将来风先至

雨
风过后
雨就来了
有时候风声大 雨点小
有时候风声小 雨点大
甚至是
无风也来雨

这无风的雨
往往急骤 往往很大
哪怕是跑山坳的太阳雨
也是一颗一颗
利索无比

雷
雷总在风雨中助势
把黑夜中被窝里的娃娃吓得哇哇大哭
或者
大气也不敢出
忙掖紧被子 惊慌失措地钻往母亲怀里

若母亲不在
那种害怕 那种战栗
只有经历过了的人方可描绘

轰隆！轰隆！轰隆！
那雷，一声声就炸在窗外
仿佛就是奔着这间屋子来
仿佛就是专奔着
这间屋子的某个人来

老班子说 雷公只打坏人
娃娃就一遍一遍揣摩
我到底是 好人还是坏人

电
风后 雨后
雷之前
总会有一道闪电
悄无声息
把大地照个透亮

那一刻 黑夜中所有模糊的鬼魅树影
都现出一片片叶的存形

闪电总是很急
记不住所有
闪电也总是很从容
记住了所有

扶贫干部 (外一首)

左粮华

那一天
你踏上偏远小路
割舍家的眷顾 进村入驻
听我们倾诉
替我们做主
把人民的冷暖记在了内心深处
多少个日夜 你忘了甘苦
啊 扶贫干部
心中有担当 所以愿担负
山山水水 你用爱来谱

每一天
你走在乡间小路
饱含真情走访入户
问我们疾苦
带我们致富
让发展的春风吹到大山深处
多少次奔波 你迎着寒暑
啊 扶贫干部
心中有担当 所以愿担负
村村寨寨 你用汗水来浇灌

他乡梭子丘
山中搭戏台
起舞迎佳人
梭子丘啊
你有醉酒坊老酒的醇香
你有老茶馆野茶的悠长
你有五龙湖碧波上的炊烟袅袅
你有嘛垭古道石板路上的马铃声声

白墙灰瓦中，泛着淡淡的悠悠
清晨的老街，又如雨后的彩虹般灿烂
漫步的老翁，静谧地沐浴着阳光
街边的稚童，跳跃着奔向街的外头

在醉酒坊酌一口清冽
在老茶馆品一杯新茶
在嘛垭古道重走一回石板小路
在五龙湖当一回安静的垂钓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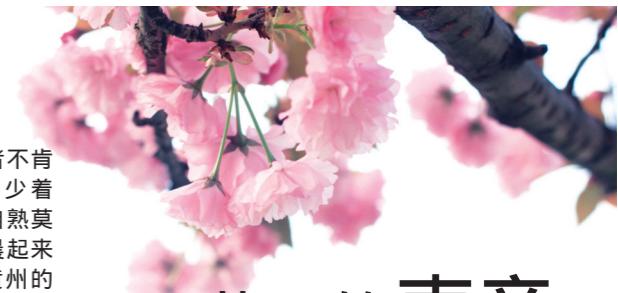
扶贫不作观花人

且把她乡作故乡 梭子丘啊

愿你

再酿一坛好酒 经久又弥香

再撒一把希望的茶种 待来年采下



花开的声音

吕方林

小时候，奶奶说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。

于是，每到春季，屋前屋后桃花梨花开放时，晚上等大人们歇息后，我便搬个板凳在塔里，看月亮从对面山口升起来，认真听花开的声音。可是，不一会儿睡着就来了，只得打着哈欠回房去睡，明天还得放牛上学呢。

上中学后，学习很紧张，考试、排名、升学，成了生活的中心，慢慢忘了花开的声音。一年夏天，晚自习后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，到校院墙外的芙蓉河洗澡，然后成排的躺在河滩上看星星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将来的事，河岸是成片的油菜田，已结籽，我似乎听到一种细碎的响动，突然间又想起花开的声音了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油菜结籽的声音，不是花开的声音。

上大学时，南京郊外的梅花山，每年初春时开得很灿烂，迎着料峭的寒风和初春的雪，吐着艳丽的信子，似乎在诉说六朝繁华的故事。我跟宿舍同学说，花开会有声音，我们听去。同学们都不相信，不信花开会有声音，只有雪花才有落下的声音。每次去梅花山，一场雪仗下来，溅了一身的雪，留下一片狼藉。

毕业后，到西北某部队工作，营房周围的大戈壁上，到处是低矮的沙棘灌木丛、芨芨草，还有挺拔的胡杨，似乎没有什么花，花开的声音更加淡忘了。

多年前的春天，与朋友几家相邀结伴去武汉看樱花。去时，武汉大学的樱花花期已过，但东湖的花正是时候。武汉的朋友热情地带我们到东湖樱园。一进花园，就被满园的樱花所吸引，这里樱花种类繁多，面积很大，有各种各样，各种形状，有的树比较低矮疏落，有的树却极高大挺拔，树冠之间相连接，结成花冠盖。在一条小溪边，樱花非常密集，似乎是堆积到一起了，好一个花团锦簇！堆花砌玉，手里的相机忙不过来，忙着拍花，又忙着拍人，花开的声音早被抛置脑后。

前年夏夜，我在书房临写金刚经，听岳母说，今晚庭院的昙花要开了。我放下笔墨，提着夜灯到天井。院里开着很多种花，那几盆昙花已开始放苞。回屋拿出相机架好，守等花开。每隔一会儿，便开灯看一下花开得怎么样了。昙花是花中隐士，娇艳华丽，金贵典雅，开放的时间却极短。昙花花蕊排列整齐，如金色的牙齿，金灿灿黄澄澄的，怒放后，便一点点枯萎下去。我不断调整相机和灯光角度，尽量想拍出昙花独特的美，古人曰：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此时，我是只恐夜深花谢去。我还没有听到花开的声音。

庚子年以来，一场猝不及防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，城市按下了慢车键，喧嚣嘈杂的城市街道，突然间特别安静。春天来临，梅花梨花桃花樱花寂寞地开放，映阶花草自春色，花开花落无人会。

春末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疫情形势向好，人们终于耐不住寂寞，尝试着走出来，小心翼翼地触摸这个不平常的春天。口罩依然戴着，只是在没人的时候偷偷地摘下来，对着灿烂的花朵，大口呼吸那馥郁的香气。

独自驱车到江边，走走，坐坐，晒晒，摘下口罩，深深地呼吸。早春的太阳照在身上，如妈妈做的新棉袄，温暖而柔软。若有若无的风，轻拂在脸上指间，带着花香，如恋人幽兰般的呼吸，吹破耳边茸毛，温柔中带点细痒。

在这春意的抚弄下，放松了几十天来紧绷的神经，看头上的花天边的云水上的鹭对岸的风景，怡然自得，身心进入一种忘我境界，如佛家的入定。慢慢地，感觉有一种声音从什么地方响起，恍惚中，好像看到一个花蕾，扒开树皮，探头来张望，然后向身后同伴招手，接着，十个，百个，千个，万个花蕾探出头来，迎着春天的阳光和风，恣意地张扬开来。有花蕾破皮的声音，有花瓣张开的声音，有花蕊堕风的声音，有蜜蜂飞舞的声音，这声音终汇成一场盛会，此起彼伏，熙熙攘攘，如管弦乐组成的交响乐，又如笛胡琴组成了民乐，更如赶春的闹市。

在这热闹的集会里，更仿佛听到东湖边

